紅樓真夢/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五回　捷北榜薛蝌破天荒　犯西台蔣琪鑽狗洞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打發繡鸞去尋寶釵，為的是這年鄉試，將次發榜。賈政平時看八股最有眼力，看過薛蝌和寶琴姑爺的闈作，都說是必中的。卻想到薛姨媽素來心思重，怕他在家裡等榜心焦，因此尋寶釵商量：等發榜那天，請薛姨媽和寶琴、邢岫煙來逛園子，借此混混。

一時寶釵來至上房，王夫人便和他說了。寶釵道：「我媽媽那彆扭脾氣，什麼事都想不開。這一向因為我哥哥走了，心裡總是不痛快，出來散蕩一天也好。還請什麼人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珍大嫂子有空麼？」寶釵道：「珍大嫂子那天從甄家回來，受了感冒，至今還沒好。紋妹妹、綺妹妹還是新娘子，也不便請，只可就是家裡人湊湊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園子裡各處都逛膩了，咱們想個新鮮地方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綴錦閣太敞，藉香榭近水又太涼。我想稻香村因為大嫂子住著，從來沒在那裡宴會，新近我叫他們收拾了，又種了許多菊花秧子，這兩天剛開了，咱們在那裡擺席，看看野景罷。」王夫人也說很好。寶釵下來，便打發人去請薛姨媽諸人，一面預備佈置起來。

那天正好天氣晴爽，薛姨媽帶著邢岫煙老早就來了。邢岫煙先往櫳翠庵去尋惜春、湘雲，薛姨媽扶著臻兒徑至王夫人處。

老姐妹好幾天不見，談了些家長裡短。將近晌午，王夫人方吩咐預備竹轎，同薛姨媽坐進園去，一路到了稻香村。只見那一帶樹林，葉子半綠半黃，有些梨樹、柿子樹，那葉子已全紅了，遠看著似一架五彩屏風。樹林下一片稻田，許多婆子們正在收拾莊稼。王夫人、薛姨媽直至籬門前落轎。

那竹籬前後，遍種著各色菊花，正開得絢爛。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岫煙已在籬邊閒步看花，見王夫人、薛姨媽到了，都迎上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只顧看花，那邊霜葉五色斑讕的，比花還好看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裡彷彿到了鄉下似的，可惜沒約上劉姥姥。他若來了，說些鄉下的故事，再看看這裡那點像、那點不像，咱們只當到鄉下去了一趟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那劉姥姥好久沒來了，若有他，咱們熱鬧得多呢。」湘雲道：「沒有他也好。他那一回來了，都笑得我肚子疼。虧巧姐兒跟他們怎麼過的！」說著，便都跟王夫人去看菊花。王夫人道：「這兩年沒用花兒匠，這花兒也養得很好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裡從先沒種過菊花，是我新近掏換了許多菊花秧子，教老田媽試種的。也虧他培植得好，比花市上買的朵兒還大呢。」一時，平兒也來了，寶琴先至怡紅院，聽說姨媽到此，也和寶釵趕來。探春正和平兒說話，見寶釵、寶琴走至籬邊，笑道：「你們來晚了。顯見得是姐姐妹妹，一來了，就有那麼些話說。」湘雲手裡剛彩了一朵玉堂金馬，便給寶琴插在鬢旁，笑道：「這就算妹夫聯步玉堂的佳兆罷！」探春道：「史妹妹，你太偏心眼了！我給邢妹妹預賀罷！」也折了一朵紫鳳翎，給邢岫煙戴上。

大家又繞著竹籬笆看了一回，王夫人對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不怕涼麼？咱們花兒也看了，屋裡歇歇去罷。」大家聽了，都隨著王夫人走進屋裡。見几案上擺列的都是陶瓦各器，牆上掛著耕織圖，又有蔡君謨寫的五言對聯，是「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」。王夫人笑道：「這真是對景掛畫。」探春道：「都是寶二嫂子佈置的，他忙了好兩天哪！」薛姨媽道：「一向想來逛園子，總沒得心閒，今兒可逛著了。剛巧天氣又好，再過去可又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總是愛操心，你如今還有什麼不痛快的？蟠兒也學好了，家裡頭又順當，連寶蟾都懂了理性，這不是撿了來的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若說寶蟾，可真是換了一個人似的，也學著做人，也會省儉。他的底子並不壞，所以還變得過來。就拿今天說，我們都來了，只留下他看家，連哥兒也交給他。若是從前，那裡行呢？」

薛寶琴道：「這兩天江西來信了沒有？親家老爺那邊好久沒得著信，叫我來趁便問問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前兒剛有信來，蘭哥兒媳婦添了哥兒，正在月子裡，怎麼好寫家信呢？他到底是大家的姑娘，這回在九江那麼危急，處得一絲不亂，真虧得他有見識。」

正說著，梅家打發人來說得了報子，寶琴姑爺中了三十六名，就請寶琴回去。大家都替他道喜。寶釵道：「這就擺席了，琴妹妹坐一坐再走罷，不然人太少了。」一面便催著快擺，一時擺齊，讓薛姨媽上坐，其次讓寶琴、岫煙，他二人都不肯坐，仍是王夫人次坐相陪。眾人也都坐了，只惜春另坐吃素。

席間，探春見岫煙不大說話，似乎有心事似的，便說道：

「向來寫榜從第六名寫起，一名一名的報。此刻才報到三四十名，還有一百多名，早得很呢！若報到五魁，至早也在三更以後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巧姐兒的姑爺這回也進場的，不知場裡文章做得怎麼樣，他也沒送來看。盼望他早早中了，好叫巧姐兒抬抬頭。」寶琴道：「聽說他們北皿中的，比南皿容易得多。他那姑爺很肯唸書，總要中的罷。」上過三四道菜，寶琴便要回去，王夫人等不便強留，送了他，仍舊入席談笑。直至日哺席散，尚無薛蝌喜報。王夫人道：「天還早呢，姨太太到上房坐坐罷。」寶釵、平兒看著王夫人和薛姨媽上了竹轎，也同探春、湘雲、岫煙等一路說笑，往內院去。

剛出了園門，只見薛家的老婆子喘吁吁的走來，向薛姨媽道：「太太，二爺病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他還在外面赴席，怎麼會病了呢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二爺沒回來，有好些人喊了來，說他病重了，我知道他怎麼病的？」探春道：「我看一定是中了，有報喜的來。這老婆子聽不清，給弄擰了。

快叫個明白人去看看罷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媽媽且在太太那裡歇歇，我去看了就來。」說著，便同那婆子去了。這裡眾人同至上房，不免議論一番，驚疑不

定。

等了一會，岫煙回來，說道：「二爺中了一百四十二名，我回去，報喜的正在吵嚷呢。」王夫人和眾人聽了，都向薛姨媽、邢岫煙道賀。薛姨媽笑道：「這老婆子太難了。上回那妖精媳婦尋死，我打發他到姨太太這裡送信，他回去說得顛三倒四的，差點沒把我氣壞了。今兒不知道是誰又打發他來的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就猜到八成是說錯了，姨太太不信，只管發愁。這可信了罷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本要請姨太太和他們小姐妹到我們那裡消閒一天，只當還席，這一來可要熱鬧熱鬧。只是地方太小，倒叫姑娘、奶奶們受委屈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外客，往後天氣涼了，大家擠著點更熱忽呢。」此時，平兒已先回房去。薛姨媽面約了探春、湘雲，見惜春、平兒都不在這裡，便道：

「那四姑娘和平奶奶千萬也要請上，我另外替四姑娘預備點淨素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四丫頭向來不出去的，未必請得動。平兒前一向也不大舒服，這兩天剛好點，我叫他多歇歇的；今天因為人少，勉強撐著出來。也許姨太太賞飯吃，他托你的喜氣就好啦。」

正說著，賈璉拿了紅錄進來，他和寶釵是自小見面的，無須迴避。見了薛姨媽便說道：「姨太太大喜，那邊伙計們攛掇著要送戲呢，我剛才還和他們掂對了戲碼。姨太太不要客氣，讓我們樂一天罷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往常有什麼事，多叫這邊爺們受累，好容易有這麼一天，正該謝謝諸位。我可不過意叫他們伙計們花錢，回去和蝌兒再斟酌罷。」

賈璉又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巧姐兒的姑爺和咱們家的藍小子都中了副榜，這都是太太成全他們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財主周家沒發過科名，這一來巧姐兒可該樂了。藍兒也算是有出息的，只可惜既中了，為什麼不中個正榜呢？」探春、寶釵等聽了，又都向賈璉道喜。薛姨媽詫異道：「蘭哥兒早就中了，怎麼又中了副榜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不是那個『蘭』字。是我們遠房的孫子，這回老爺給他捐監的，提起來還有一段故事呢。

蘭兒生的時候，老爺夢見一盆蘭花，才起的這個名字。偏偏這個遠房孫子也取名賈蘭，老爺和他父親說，叫他改了的。」大家又把紅錄看了：第三十六名是梅承翰，第一百四十二名是薛蝌，籍貫都不錯。賈藍是副榜第二，那副榜末名周文秀，便是巧姐的姑爺。湘雲笑道：「小周姑爺怎麼中得這麼巧，剛剛好扛榜。那藍哥兒真可惜，再擠上兩名，可不就是正榜麼！

「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家世代做官，科名可很少，這也就難為他了。」賈璉又回道：「老爺從海淀打發人回來，說今天有旨意派了驗收陵工大臣，由海淀上東陵去了，大概四五天才能回來，叫回明太太。」王夫人

點點頭，賈璉便出去了。薛姨媽又坐了一會，方同邢岫煙回去。

果然隔了兩天，傳了一班小戲，請大家都去聽戲。那天，王夫人和寶釵、探春、湘雲都從梨香院便門過去，只惜春向來不喜熱鬧，平兒尚未大癒，又趕上蕙哥兒換奶子，他二人辭了。

薛姨媽非常高興，將住房重新佈置一番，傳的是新到的聯錦班，腳色行頭都好。有一個唱小旦的，名叫畹兒，面貌頗似齡官。

還有個外串，便是錦香院的雲兒。那雲兒本是薛蟠最賞識的，和賈璉、寶玉也都認識。近來賈璉雖然學好，不幹那偷偷摸摸的事，卻還不免到花街柳巷走走。雲兒年事已長，只做掌班。

那天，賈璉和薛傢伙友在錦香院中商定戲碼，有人起鬨，攛掇著雲兒要他消遣一兩出。雲兒本來會唱，一則卻不過眾人的情面，二則聽說賈府內眷都在那裡，也想借此見見，便欣然應允。

當天老早來了，先在台下和賈璉在一處，那位是寶釵，那位是探春、湘雲，悄悄的都問過賈璉。

一時他的戲碼到了，忙至後台裝扮。雲鑼響處，婷婷裊裊的出來，原來演的是《絮閣》。大家瞧那楊妃果然如花似玉，只台步稍生。那楊妃也時常把眼睛瞟著台下，心想那寶二奶奶和三姑奶奶、史姑奶奶，果然都是第一等人物。又想起寶二爺來，他對待我們都那麼溫存體貼，怎麼撂下家裡，一個人出家去了？有人說寶二奶奶沒過門的時候就和寶二爺好過，我們外人也不知細底，只看那端莊的樣兒，那裡像呢？又想到那回和寶二爺同席，蔣琪官說的詩句剛好有「襲人」二字，還是我提醒他的。如今那襲人果然嫁了蔣琪官，真是無巧不成書了。還有人說襲人像寶二奶奶，我看十成裡也比不上一成。

不言雲兒胡想。且說探春、寶釵、湘雲諸人聽說雲兒是錦香院來的，都在那裡留神看他。寶釵笑道：「這裡台上有一個雲兒，台上也有一個雲兒，你們瞧那一個好？」寶琴道：「這雲兒也二十好幾了，打扮起來真看不出，還像個十六七歲的。

「探春道：「你聽他唱的到底不很熟，也許唱起小調來倒比這個強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聽過他的小調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從前二哥哥說過，他會的小調不少。二哥哥會彈琵琶，還會唱兩句，就是跟他學的。」湘雲看著戲笑道：「你看那唐明皇怕得那麼樣，有了梅妃，又要楊妃；既怕楊妃，又捨不得梅妃。這樣沒主意的人，怎麼能做皇帝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古來尹邢並寵的也多得很，單他被楊妃一個人管得伏伏貼貼的，那楊妃必定有些手段。」探春道：「不是有人說二嫂子像楊妃麼？」湘雲連忙用眼色攔他，探春自悔失言。剛巧寶琴說道：「你們說什麼太虛幻境，不知那鴻都道士到的是不是那個地方？」湘雲笑道：

「那得問寶姐姐，他是去過的，到底見過楊玉環沒有？」眾人跟著一陣說笑，才把那句話岔過去了。

緊跟著台上換了畹兒的《遊園驚夢》湘雲說他像一個人。

大家暗猜了一會，方想出是像齡官。寶釵笑道：「要是齡官還肯唱這齣戲麼？那回娘娘歸省，薔哥兒要他唱《驚夢》，他始終沒唱，說不是他本角的戲。那脾氣也夠擰的了。」探春說起那齡官如何到南邊唱戲，如何哭吵著要嫁給薔兒，如今珍大爺答應替他贖身，給薔兒做媳婦。原來都是聽平兒說的。湘雲說：

「這也是一樁好事，難得珍大爺肯這麼成全他們。」寶釵道：「珍大哥也是個多情的，才肯做這些事。若遇著老爺，只怕還要挨一頓好打呢！」那天大家聽戲，坐了晚席方回。薛姨媽和邢岫煙等整整忙了一天，次日便都乏了。

不料薛蟠卻從近畿易州回來。他隨同柳芳帶隊出去，那邊草寇知道大軍到了，都潛伏不敢輕動，漸漸有散走的。柳芳查出官軍裡有兩個偏佐，一個是李承宗，一個是白增蔚，都有通匪確據，當時拿住，訊問明白，一起就地辦了。柳芳因辦善後，仍在那裡暫駐。薛蟠聞知兄弟中了，先請假回京，偏偏遲到一日，那般熱鬧戲局沒得趕上。薛姨媽見他兒子平安回來，非常歡喜。薛蟠只是憨笑，說道：「媽媽愁這樣怕那樣的，我不是好好的家來了麼？也沒見過一回仗，就把事都辦完了。」寶蟾道：「這是撿得來的便宜，若真的打起仗來，那刀槍可沒有眼的。」薛姨媽聽得倒笑了。

此時，薛家各處店舖陸續重開，又是一番氣象。張德輝聽說薛蟠回來，便自己領頭，糾合一般伙友替他擺酒接風。約了賈璉、賈薔、邢大舅、馮紫英幾個至親好友，也叫了雲兒和錦香院兩個會唱的，大家聽歌暢飲，熱鬧了一日。寶釵家事雖忙，也抽空回來看過薛蟠。卻因蕙哥兒斷奶，忙著回去，未能久坐。

殘秋易過，天氣漸寒。一日，寶釵正在屋裡哄蕙哥兒說笑，聽得窗外北風吹得嗚嗚的響，身上頗有寒意。忙叫秋紋、碧痕將薰籠煨上獸炭，挪到暖閣前頭。自己也加上一件小毛衣服。

只見鶯兒走來道：「姑娘，襲人來了，要上來見見，在我們那屋候著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叫他進來罷。」

一時襲人進去，見寶釵正拿著銅火筷子撥薰籠裡的炭，忙即上前磕頭。寶釵一把拉住，留神瞧他只穿著月白綢子半舊的棉襖，係著一條青絹裙子，雖是頭光面淨，卻比先瘦了好些，便說道：「襲姑娘，一向總沒得見你，今兒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？」襲人要說話沒說出，眼淚先滾下來了，勉強說道：「二奶奶一向可好？我自從出去，那一天不惦記著奶奶？可是出這個門兒容易，叫我有什麼臉再走進來？起先也想我這苦命，不如死了倒乾淨，又怕坑了人家，也是造孽。一天一天的挨下去，那曉得苦命的人到那裡也好不了！忠順府是老王爺不知聽了誰的閒話，說他在外頭私置田產、借勢招搖，傳進府去打了一頓，房子也封了，舖子立迫著也關了，還不許在京城裡唱戲。奶奶您想：我們這種人除掉唱戲，可有什麼找錢的活路哪？」寶釵道：「這真是意外的事。你在這兒誰也沒把你當丫頭看待，差不多人家的小姐還趕不上，如何能過這苦日子？」襲人又道：

「這還不算苦呢，好容易求了許多情，老王爺格外恩典，把那所住房賞還了。空著手怎麼住呢？只可把他變了幾個錢，賃幾間小房住著。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又開了一個小酒舖，那天，一個學徒的不聽說，捶了他幾下子，他一回去就嗚呼了！這又被他訛上，告到巡城都老爺那裡，一定要問成抵償。把我可嚇壞了，求爺爺告奶奶的總尋不著一條門路。」說著，不覺痛哭。寶釵也為惻然，說道：「當時大家勸你走一步，也是為好，這倒坑了你了，可怎麼好呢？那都老爺可不是好惹的，上回這裡抄了家、問了罪，都是他們哄出來的，誰敢往老虎洞裡探頭去呢？」襲人哭著道：「奶奶只當行好罷。我好容易才打聽出來，這位張都老爺是這裡小蘭大爺的同年，又是老爺的門生。

人家都說你是賈府出來的，求一求府裡，什麼事不完了？只我自己慚愧，幾次要來都沒敢來，萬分無奈，這才來求奶奶的。「寶釵又拉他起來，道：「太太一向看你很好的，我替你求求太太罷。」又叫鶯兒稱出二十兩銀子給襲人，道：「這點銀子你先帶回去零花罷，太太若答應了，有什麼消息，我打發人送信給你。」襲人道：「奶奶給求求老爺、太太，救他一條性命，就是天大的恩典了，這銀子可不敢領，我還可以窮對付呢。」又磕了一個頭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秋紋送了襲人回來，對碧痕道：「這花哈巴也怪可憐的，他多咱這們哀求過？從先只有人求他的。」碧痕道：「誰叫他多溜達了一步？受點苦也是自找的，到底也當了奶奶啦。」秋紋道：「算了罷，人家到這種地步還說他幹什麼？留點忠厚罷。「

次日寶釵至王夫人處請安，便把襲人的話回了，又道：「他本要親自上來求太太，

只是臉上磨不開，也很可憐的！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一來我又害了他了，誰想到呢？那姓蔣的又犯的是命案，老爺那脾氣你是知道的，只可說著瞧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老爺若不答應，或是請璉二哥托托人想個法子，也許成了。「王夫人道：「那再說罷。」那晚上，王夫人向賈政說了。賈政也知道襲人是寶玉屋裡的，上回寶玉因為起這個名字，還受過賈政訓斥，當然記得。卻因素來怕事，見事關人命，始終不允說情。

後來，還是王夫人囑咐賈璉，托了賈蘭一個同年展轉去說。

寶釵知道了，即打發焙茗至蔣玉函家中告知襲人，襲人萬分感謝。焙茗留神看他的住處，只賃了上房五間，廂房便是別人住的。上房旁邊一間灰棚子，便是廚房。院子裡放著泔水桶，還養著一群雞，遍處都是雞屎。只房內收拾的尚為整齊。焙茗看了，很替襲人難受，如何坐得住？襲人強留他坐坐，說道：「難得來的，茶也沒有喝。」一時端出茶來，又紅又黑，焙茗勉強喝了一口，不知是什麼味兒。這才辭了襲人回來，見寶釵替他道謝。

過了幾天，中城衙門提訊蔣琪官一案。苦主一口咬定是蔣琪官毆傷致命。蔣琪官只說訓責學徒，學徒不聽說，用手打了幾下。又傳了左右鄰鋪戶，問起蔣琪官平日有無凌虐學徒？都說他管得甚嚴，凌虐是沒有的。隨後，中城兵馬司吏目帶同仵作將屍身驗過，有棍傷青紫數處，尚非致命。此時，張御史已受了情托，卻又提訊一堂，當堂問過兩造，即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蔣琪官，據你供手打幾下，何以驗出有好幾處棍傷？分明是你刁賴！」喝令重打四十。那蔣琪官的屁股向來嬌嫩，如何禁受得起，只打了一半，便呻吟不絕。張御史仍喝令重打，打完了，見苦主氣憤稍平，只含糊斷個徒刑了事。襲人又到處求人，打點贖罪，一時不得門路。

那日，賈璉聽說蔣玉函的案子結了，尋找這幾天京報，要看那中城衙門的奏本。翻了幾本，沒有見著。好容易瞧見中城一本，卻是奏明冬季開辦粥廠，請發銀兩的。又翻了幾篇，可巧看見欽差督理剿匪大臣統制忠勇軍周瓊，奏報追剿邪匪迭次獲勝情形一本。賈璉留心從頭看去，原來周統制自南陽奉命追剿，一路晝夜趕行，直至贛南。先分兵肅清吉廣各處散匪，一面親率勁旅，直追至大庾嶺山南梅坪鎮地方，才遇著大股邪匪。

當時即將軍隊分佈兜圍，那群匪也知眾寡不敵，拚命想突圍衝出。被官軍截住，血戰了一晝夜，斬獲大小匪目無數，著名的盧學義、江魁也都在格斃之內。只武大鬆、白勝二犯因要獲活口，被他逃入山內，現在入山搜捕，務期首要悉獲，地方永靖。

再看硃批是「該統制奮勇剿匪，克奏大捷，深堪嘉尚。先賞給太子少保銜，並頒給白玉班指、貂皮蟒服，仍著追捕餘匪，迅殄元凶，以膺懋賞。出力將弁，准其擇尤保獎。」賈璉心想：那土匪可快要辦完了，蓉兒現在那裡辦糧台，這回必可得個異常勞績，心裡也著實歡喜。接著，便是兩越節度使請起用廢員一本，硃批是「賈化著送部引見」。心想：這不是雨村麼？眼看又要起用了。再翻下去，總不見中城奏本，只可擱下。

忽聽小廝們回道：「包勇回來了，要上來見二爺。」賈璉即命喚他進見。只見包勇頭戴著黑羊皮的帽子，身穿紫貉絨不掛面子的袍子，臉上曬成黑紫色，好像老韃子似的。見了賈璉，忙打個大聲道：「包勇請二爺安。」賈璉問道：「那些荒地你辦的怎麼樣了？」包勇道：「回二爺，那邊荒地從前只開墾了幾段，有的開到二三成，至多的只開到五成，包勇督著他們都開齊了。還有沒開過的一萬多晌，目下也開熟了三成。今年收下來的糧食和賣去牲口各項，也儘夠一底一面的了。包勇因為續開各地接著還要下本，趕年前先解來六千銀子。還有些大鹿、獐子、狍子、野豬、湯羊，各色皮張、粱米，都在後頭大車上，再過三天可以趕到了。」

賈璉道：「這真虧你■我算計你早就該到了。」包勇道：

「包勇也是怕爺和奶奶們心焦，一路上都是破站走的，還走子五十來天。偏又趕上兩場大雪，大車走不了，在路上耽擱幾天，若不然，可不早到了。」賈璉又著實獎勵一番，說道：「你還是外薦來的，這麼盡心出力。那些根生土長的小子們只知道賺錢，還要欺騙主子，要叫他們跟你學學才好。」包勇道：「包勇有什麼能耐？只憑這一點心報效主子。前回，那個天殺的韓老二硬要霸佔我們地邊的一塊地，包勇可和他拚了。可恨那地方官怕他的勢力，只不肯辦結，後來蘭哥兒和節度使說了，下去的公事嚴緊，他們才不敢搗蛋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那烏進忠管的七八處莊子，今年收成怎麼樣？」包勇道：「這回從他那里路過，今年只六月裡雨水多點，還有八九分年成。他帶信給爺奶奶請安，隨後也就來的。」賈璉命他下去歇息，包勇又回道：「聽說舊主子甄府上太太和玉哥兒都來了，包勇請半天假，到那邊看看去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應該的。」包勇下來又去見寶釵，回明一切情形。寶釵也很獎勵。

過了幾天，他的糧食車到了，將帶來東西一一開單呈上。

另外孝敬哥兒們活狍子兩對、黑白兔各兩對、活錦雞四對、珍珠雞四對。那時，怡

紅院養的大錦雞，從前嚇過麝月的早已化掉，便把新來的錦雞、珍珠雞養在原處。又在稻香村土牆外築個鹿柵，養那兩對狍子，後來孳生了好幾對。只那黑白兔仍在竹籠子裡養著。蕙哥兒有時要他玩，奶子丫頭們便放他出來，在院裡四處亂跑，有時鑽在山子洞裡，蕙哥兒哭著一定要他，累得秋紋、碧痕、鶯兒他們費盡法子，才把小兔子捉住。捉著了白的，又跑掉了黑的。都瞞怨包勇道：「這老頭子什麼不好送，單送這個小崽子，叫人家爬出爬進的，一天也不得消停。

「寶釵聽了，也覺得好笑。

轉眼年事將近，賈政因為工部熟手，各堂官都推他當家，又有承修工程，忙得不得了。將家事只交與賈璉，裡頭交與寶釵。幸虧包勇解來這批銀子，隨後烏進忠來了，除那些雜物糧米外，也還有四千銀子，過年還賬外，尚有盈餘。寶釵回了賈政、王夫人，將餘款交給賈璉，把典出去的各處房產陸續收回不少。以後再有敷餘，積攢著預備贖那兩串珠子。

賈璉一面料理榮府的事，又因賈珍父子都不在家，時常要到東府裡，同著賈薔看那些小廝們預備宗祠春祭。抬圍屏，擦抹几案，檢點金銀供器，換貼門神門封，總也不得空閒一日。

那東府莊頭烏進孝見賈珍做到節度使，上眷隆重，自然不敢欺朦。那年解到的比先也多了三四成。賈珍在外，一切年禮春酒都不用應酬，也就從容足用。

那日，賈璉在正廳外白石台階上看著各房子弟們來領取年物，見賈芸、賈芹也來了。賈芹上回管那些小尼姑、女道士，鬧了許多笑話；那賈芸更壞，勾串賈環，串賣巧姐。他二人又引誘賈環，做那無法無天的事，都是賈璉切恨在心的。便命小廝們喚他二人過來，說道：「你二人還有臉來領東西，誰叫你來的？」芸、芹二人垂手回道：「這兩年都沒有領，昨兒聽說又分給我們東西，姪兒可不趕著來了？」賈璉道：「這東西原是分給你們的，你也想想你一向做的事，可對得起祖宗，可對得起叔叔大爺們？只看東西就眼紅，靦著臉來領。你估量著你做的事，我都不知道哪？」說得二人臉上紅一陣子白一陣子的。

正窘著，興兒走來回道：「西府裡請二爺有事呢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就回去。」不知又有何事，那芹、芸二人如何發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